

等祥冠邵……生先迅魯悼

平亞王……風的月二十寫樣怎我
 纒 艾……文品小談
 漢 田……曲孃船
 曼 萬……情事的了漠淡
 雷 李……洲滿的月入
 貝 貝……上線寧北
 芳秋董……夜的湖西
 濤 田……明黎，夜
 川會張……雨
 勃 袁……前之河渡
 亞秀張……辭歌的唱要我



版出社品小歌詩風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日十月一十年五十二

海風叢輯第一種

在大龍河畔

張秀亞

十二月出版 每冊二角五

這是作者用陳藍，亞藍幾個筆名在各處發表過的短篇集，曾經過許多次的採選，如果你要知道作者精細深刻的描述，這裡是很好的代表作，現已印刷中，共百餘頁十二月出書。

海風詩歌小品社輯外叢書之一

饑餓的咆哮

江岳浪

現已出版 每冊二角五

長篇敘事詩，最近已有一部分大胆的詩人在開始嘗試了，江岳浪先生的筆永是針對着現實的，從這部詩集我們看出在這社會的角落，流滿了饑餓者的咆哮。

海風詩歌小品社出版

在大龍河畔

張秀亞

旅歌

邵冠祥

黃花集

吳雲心

故鄉無人

虹飛

白瑩詩集

白瑩

戰曲

江岳浪

天橋

王博習

這所大都市

劉西蒙

題未定

田濤

五人五十頁

徐壽雲

羅詩汀等

預約叢輯十種連郵一元五角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日截止

詩歌小品

第 二 期



海風詩歌小品出版社

詩歌小品第二期

二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悼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

邵冠祥

悼詩三首

木以圭
王亞平
吳雲心

不是悼文

牛健

我怎樣寫十二月的風

王亞平

詩歌的音樂性

曹鎮華

談小品文

艾孃

真理的船序

蒲風

本社徵求

近五年全國詩人作品

我們要把近五年來的新詩收集一下，出一個「新詩選」，這是困難的事，因為近年來出版的詩刊詩集太多，如果用個人的力量決難辦到，在這裡我們徵求各方關心新詩的友好，請把所曉得的刊物名稱，出版地址，價目，詳細告訴我們，如果能將作品直接寄來，尤為歡迎，我們把將來出版後的詩選為酬，並在本刊披露致謝。詩選在明年十月前出版，所採取的新詩也以最近五年的作品為限（民國二十年起）我們期望全國的詩人來援助！

天津市 北方文化流通社 營業部

三 經售全國詩歌雜誌 三

- | | | | | | | | | | |
|-------------------------|-------------|---------------|------------------------|--------------|--------------|--------------|-------------------------------|-------------|---------------|
| 蒲風：
六月流火
生
茫茫夜 | 邵冠祥：
風沙夜 | 田間：
未明集 | 宋明集
中國牧歌
中國農村的故事 | 江岳浪：
路工之歌 | 柳倩：
生命的微痕 | 沈旭：
黎明前奏曲 | 王亞平：
都市的冬
海燕之歌
十二月的風 | 溫流：
囚徒之歌 | 臧克家：
自己的寫照 |
| 每冊五角五
每冊二角 | 每冊二角五 | 每冊三角
每冊二角五 | 每冊三角五 | 每冊二角五 | 每冊二角 | 每冊三角 | 每冊四角
每冊二角
每冊一角五 | 每冊二角五 | 每冊四角五 |

長城行……………何方
果爾蒙詩兩首……………杜宇

小品

西湖的夜……………董秋芳

夜，黎明……………田濤

雨……………張會川

渡河之前……………袁勃

夢……………徐壽雲

書業商的悲哀……………白炎

都市的夜曲……………王博習

我要唱的歌辭……………張秀亞

書室小記……………征驛

等待……………簡戎

室扶斯……………于一丁譯
蘇聯日 Zozniga

編者的話……………

詩歌

船孃曲	田漢
淡漠了的事情	萬曼
八月的滿洲	李雷
牧羊的孩子	羅詩汀
艱難	張振乾
鐵匠	北鷗
農村的故事	孤帆
這所大都市	劉西蒙
小愛蓮	葉菖
鋪路	邱野
北寧線上	貝貝
黑手	巴鐵
燭光	冀春
白河	邵冠祥
我	白瑩
災	紅岳浪
火花	天佑
要是我	天真
午夜曲	郭飛漱

多樣文藝

十一月一號出版
第一卷第六期內容

我們沒有悲哀
我們應該怎樣紀念魯迅先生
我所認識的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傳略
關於魯迅先生
怎樣紀念我們的魯迅先生
我們的鬥士去了
魯迅先生沒有死
悼魯迅先生
敬悼魯迅先生
關於魯迅先生的死
夾板裏
中秋節
給搬場者
流浪人
瘋人
熱在五月夜裏的泛流
風波
失業
最後的衝鋒
蕭洛霍夫及其作品
一個革命者的故事
再潑辣些
中國青年作家協會的現在和將來

賀知遠
章乃器
董秋芳
俞秋帆
胡行之
歐麗渠
何德明
左立
羅諦
冰忱
馮白魯
莊瑞源
左立
蕭衡
季韻如
丁諦
馬詩倫
席勤
魯原
郁雲燕
賀知遠
賀知遠
蕭衡
賀知遠

|| 每期二角 || 全年二元 || 各大書局代售

陸 觀 虎 大 夫

◀ 寓天津英租界三十二號路泰豐里四號 ▶

詩林雙月刊第三期要目

詩三章

神秘街頭

人間行

挑煤的人

拾柴的女兒

補鍋的一羣

一羣野孩子

高粱菜

五年祭

生與死

一朵紅紅的玫瑰

情歌選譯

碎顛歌外一家

騎兵，盲

敬義

詩的領域

我們爲什麼要嗟嘆呢

候汝華

葉懸之

路曼士

嬰子

邢路

張天授

萬流

柳倩

任鈞

何德明

甘運衡

溫步環

鄭康伯

李子溫

魏晉

魏晉

契夫

定價每期一角 各大書局代售

紫房子

雜誌部負責代定

全國畫報雜誌：

手續極簡便敏捷 取費與直接無異

本社雜誌部爲貫徹服務精神，應各界之需要，除特別搜羅全國畫報雜誌，按期快件到津，並照定價九折出售外，現並添設代辦代定部，凡向本社代定全國一切畫報雜誌，取費概與直接向出版處訂閱無異，按期由本社專人派送，可免遺失之患，並絕對負責，所定畫報雜誌，如有中途停刊，本社立即備函通知，憑本社定單取還餘款，絕不使讀者遭受絲毫損失，並可隨時改訂他種刊物，手續之簡便，服務之週到，實開華北書業之先聲，愛閱雜誌者請即訂購。

紫房子時代服務社

地址：法租界二十七號路
分社：法租界二十六號路

編者自序

不應該有一句誇口的話，我們每天在想法子使這刊物怎樣健壯起來，我們有一個困難，我們都是有着固定職務的，謹謹只能把很少的時間放在這裏，所以不能充分發展，錯誤的地方當然也不免，我們正在想有一個妥善的辦法。

許多關愛我們的讀者從各方投給我們尊貴的意見和不少鼓勵與讚助，一切我們都接受的，因為「詩歌小品」原本是讀者所共有的，爲了忙，不能一一答覆，深望見諒。

魯迅先生曾答應我們寫稿子，真想不到這樣快，他就離開我們走了，這期我們特地趕出幾篇文字來紀念他，表示我們的哀痛。

這期的頁數較創刊號少，但容量可並不小。有許多讀者來信說「詩歌小品」的排版太呆板點，那是實在，但我們想有一個與其他刊物不同的式樣，所以這期里一部份仍保持着那個呆板。

我們應該謝謝董秋芳先生給我們趕好的「西湖的夜」，從這華美的境態裏，回首到國事的暗淡，我們感歎了。因了篇幅和收到稿件的時候太晚，麗尼，魏晉，望之，紹棠諸先生的稿子，只好在第三期發表了。

創刊號因爲那家印刷局實在精，我們每晚三四個人作幾次的校對，錯的地方依然不少，像虹飛先生的「故鄉無人」竟落了一節，除了向作者道歉外，這期決然的換了印刷所。

本期董秋芳先生「西湖的夜」里的「羅曼蒂克」旁誤排一條線，也在此更正，以後凡遇微細的誤排，爲了省事，我想請許多讀者隨時更正罷！

十二月我們預備出一個「詩訊月報」因爲本刊收到的詩稿太多，每期積下不少，這樣我們非特對不起作者的心血，而且更對不起許多讀者的，所以我們想盡量把所有的佳作在「詩訊月報」發表，但編輯是完全分開的，投稿者請在封面註明「詩訊編輯部」，以免遺誤。

第五期是詩論特輯，我們切望著各方來稿，最好能在明年一月底以前寄到，晚了怕趕不及。

我怎樣寫十二月的風

王亞平

一萬個慚愧：我不能把筆桿化做槍桿，把每顆字都變做炸彈。當一二·九的狂風從故都捲起來的時候，我底心也隨着狂舞，怒嘯，像不能平靜的江潮。同時，我明白了——一個詩作者對於這時代應抱負起什麼樣的任務。——詩人呵起來！就在這時寫成的。接着全國響應了這空前的壯烈的學生運動。——不，是中華民族的更生運動，是全世界被侵略者攜手反抗從血泊裏掙扎生路的偉大運動。一二·一六的二次遊行示威，轟轟烈烈的重演了，黃河，揚子江，珠江都捲起了狂濤。我興奮地要跳要叫，是在一月底的一個風雪交加的早晨，離開了美麗的青島隻身到了故鄉。

那時，我懷着怎樣的心情呵！——記得從東車站下車的時候，正是除夕的午夜，街上除去佈崗的警察，看不見一個人。慘淡的天空覆蓋着沈靜的古城，白色的雪扣住了冰凍的大地。前門巍然挺着它的雄姿。我並不感到孤寂，耳邊彷彿聽得那狂熱的震天的怒吼，腦海裏想漾着那悲壯的搏鬥的陣容。

在那兒，我見到了那些曾經扛旗吶喊的伙伴，飽受創痛的弟兄，被武器蹂躪了的姊妹，我得特別感謝孟兄，他是自始至終的一個可敬愛的一二·九運動者。他以親歷其境目睹其狀的心情，激昂又悽哀的口吻給我述說了這次偉大運動的經過，及他們怎樣跑到鄉下去實地工作的情形。當他說到「七個女戰士之負傷」，他們到了高碑店仍被追捕的故事時，我們的心是感動到怎樣的程度啊！

「詩人的任務就只是寫寫詩嗎？」歸來了，熱情燒到了沸點，以一個月的時間寫成了這部草稿。感謝青島的一羣友人，不客氣的給我許多指正。爲了怕他太醜，曾特地領教王統照先生，並另抄一份寄往東京，蒲風高揚諸友給我不少可紀念的意見。一次，二次，幾次的刪改，翻造，並加入了「我們又回到鄉村」野會「如林的黑手」等章。在改製的過程中，齒會熱誠的鼓勵我，囑我在技巧上下苦工，並細心的爲我繕寫，助我完成了這部工作。

不用說，自己對於自己的東西永遠不會滿意，尤其這樣的體裁，是第一次嘗試。爲了情感想像的易於集中，創作熱的易於燃燒，我是採取了分章去寫，合起來便是這偉大史事的經過與展開。

「我歌唱，傾盡血城，在黑夜裏喚回光明的太陽。」——這信念是祇爲詩能達到的嗎？環境愈益險惡了，被迫害的人羣到了最後爭生求死的時候，侯楓兄能慨然使它出世，洪業，新波，陸戈，陶宇諸友，以藝家的手腕增加了內容的力量。自然有不可言說的意義。然而，我仍是「一萬個慚愧，不能把筆桿化做槍桿，把每顆字變做炸彈。」

詩歌的音樂性

曹鎮華

在藝術史上，講到藝術的起源，那即是詩歌的起源的探究，爲了詩歌在本質上是韻律的，節奏的，爲根本要素所構成，本來不只我們，在原始初民的韻律感覺都是普遍的，這個我們可以從原始民族的種種裝飾如壁畫雕塑等等的表現上證明。然而韻律又是音樂最根底的東西，沒有問題的，詩歌的產生和音樂是不能隔離觀察，而爲其本質之一面的。

其次，詩歌裏的音樂演着甚麼作用，佔着甚麼地位呢？自然這是藝術裏各部的最根本的分劃問題，作者爲了表現反映外界的刺激，爲了表現反映作者對於現實生活的某一點認識，那麼作者將採用甚麼樣式來達到目的呢？即是說，在藝術部門的如詩歌，音樂，繪畫，雕刻，舞蹈等等他要選用那一種呢？在這裏自然是內容决定着式樣，即是他如果選用詩歌表現的時候，那即是他想要表現的東西，是最富於韻律的。這一方面使詩歌的獨自性之一的要素構成，一方面也就是詩歌之所以爲詩歌的原因。

近來很有人對於「自由詩」「散文詩」的誤解，以爲這些是全無需乎顧慮到聲音這一方面的，於是許多粗製濫造不堪入目的東西就都擺出來，實際，散文詩如果和散文一樣，那就是散文，自由詩如果缺了音樂的要素那就不是詩。

最後，在詩歌裏，情調和音調的調協是必須要注意的，一個悲壯雄偉的內容只適宜用，「滿江紅」的節奏，而一個空靈輕欠如「搗練子」的調子，也只適宜排列着這些意象：「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而在用字鑄詞一方面更必要顧到這個字或詞的聲音與所要表現的調協。

談小品文

艾 縷

從新文學運動說起，有已經將近二十年的歷史，其中包括了多數天才的努力和各種文體的創作，有人喜歡小說，有人喜歡新詩和戲劇，各就興趣所在決定發展的趨向，開了各樣的花，結成不同的果實。而尤其在周作人先生，十幾年來始終不懈的寫着散文，又曾談到晚明各家的作品，以為在正統文學之外自創一格，別饒風趣，這種熱度和提示漸漸引起人們的注意，以後又經林語堂先生和「人間世」「宇宙風」等各種刊物的提倡，是於小品文逐漸受讀者歡迎，雜誌和報紙的副刊上多採用這種文體，大有風靡一時之勢了。

也許有人以為篇幅簡短是小品文的特色，這是錯的，固然，十萬字成篇的小品文還沒人寫過，但，究竟以幾百或幾千字算作合格，自數既沒人談到，更沒有共同遵守的一個標準，這樣的文字是取了密友促膝談心和家庭裏飯後閒話一樣的形式。三言五語，固是雋永有味，即使徹夜不休，也可以津津有味，談者不倦而聽者不厭，所以篇幅之長短，與小品文並無重要關係。

其次，小品文更不是題目狹小的意思，周作人在他的「西山小品」，談到和尙養虱子一類的瑣屑，固然是地道的「小品文」，而「人間世」又明明說着「蒼蠅之微，宇宙之大」的範圍，即如在以前「宇宙風」某期（大約是十五期吧）登過黃嘉音先生譯的，作一篇「未來之國聯」，他談到世界各國將來注意的大問題，是敘英法兩國的大使去辦伙食，敘葡萄牙大使去燒飯者思想奇詭，異趣橫生，而譯筆又流利自然，足以相稱，所以題目雖大，仍舊是小品文的風格，英國人是最喜歡談政治，而又是善寫小品文的民族，他們對於國家大事的見解，各種黨派的政見，和國際事件的主張，都可用小品文的形式寫出來，終不失為最好的文藝創作。

還有，小品文不是內容淺薄的文章，「張亞子失戀的悲哀」和「李瞎子得中頭彩的歡喜」，都是好材料，如果藉着他們這些特殊事件寫出人類的共同現象。打動了各人的心靈。這是很好的小品文，又如哲學，科學，宗教，藝術等問題，也不是要閉口不談的，只要能以具體顯豁的方法，寫出來，博得讀者無窮的永憶，也不失為小品文中的上乘。小品文的方法，是取在眼前的瑣事寫得雋永而深刻，有回想的餘味，同時把深邃的理論，寫得明白易懂，親切有味，使人有「演然冰釋之樂」，而無昏昏欲睡之感，所以內容的深淺，本來沒有一定標準，而文章的優劣，則以作者對題材的觀察的深淺和表現的能力如何而定。

小品文的篇幅，題材和內涵的意義，和其他各種文體無甚區別，祇是別的文體，似乎都有一種固定的形式，一開口便顯出文學家或是學者的面孔來，使人有些肅然；而小品文則用了日常說話的姿態，悠遊自在的寫出來，使讀者看了當作一種友誼的談話，忘了是一篇文章，不過「說話」時可信口開合的拉拉雜雜，而小品文則需略加剪裁和修飾，使成為最精彩最巧妙的說話而已，古人說「談言微中」又說「言微旨遠」在讀上乘的小品文時，可以理會得這些話是什麼意義了。

真理的船序

蒲風

酒竟能消去許多愁了？——

一斛，一斛……

縱是衣衫襤褸臉兒黃瘦，

日夜在酒店裏勾留。

吳厄溼沒了勞苦人的心田，

王老爹不顧妻子苦難，

伸開枯癯的手，

「再來二兩白干！」

「酒能消愁」王老爹說，

「渴乾杯，忘却了祖塚押的慘痛；

等張三爺討債，衙役催糧，

醉了呀！我昏睡不醒。」

每當王老爹酒意闌珊，

哭一陣，罵一陣……

不顧衆人相圍，幼子落淚，

躺在酒店的床上沉醉。



假如大家曉得抽鴉片的人，做賊偷錢都還得買烟抽；假如你更曉得一般窮文士，窮到袋子裏並無分文，然而，口裏還得含根紙烟吞雲吐霧；那末，你便可以洞悉某一部分失魂落魄的人之與「酒」。酒不一定給有閒人享樂，酒也給頹廢——被壓榨到抬不起頭來的工農份子消愁。外國的文豪嘗描摹酒，然而這正因為酒中能夠顯現出他的主人翁的貧窮，他能夠把這位主人翁的個性由酒中顯現得有如生龍活虎。

在這裏，大家看完了這一篇哀物的「酒」又有什麼感想呢？你能夠證明這不是現實情境嗎？你不會看見過這類的父老穿着襤褸衣衫在途中打滾，嘔吐嗎？對於生活的反抗，除了積極的抗爭，可不是只好踏入這泥沼裏的消極的路？

哀物不是歌唱，但爲他們作了一個典型的描摹，表現。哀物對於這位主人翁王老爹的認識是深刻的，他決不是僅看

到醉得糊塗的一個表面。——在這裏，袁勃就為他的藝術留下了生命。

同樣的情形下，在他的集子裏更有「農家的暮」，「羅米婦」，「留住苦」……。

然而，詩人的任務不光是謳歌現實，表現現實，透視過悽慘殘酷的現實，他得更痛恨現實，憤怒現實，同情而更指導現實。像上述，那些痛苦的現實裏的掙扎者，不外是現實之一個半面，而整個歷史的，社會進化的動向，却是在另一個半面。

袁勃沒有遺漏這些。跟許多同一時代的詩人一樣，袁勃在詩集裏顯示了他的生的積極。他看出了時代的「真理的船」，他簡直便是「真理的船」的船夫。他胆敢安慰可敬愛的死者安然逝去，因為堅強的「鐵流」將踏殺血跡（參紀念）。他唱看吉卜色人的歌說：

向前，向前，敵人的毒箭……

阻不住我們「向光明」的勇氣；

我們明白，怎樣才能創造「福利」；

到處都有着我們的兄弟，

瘦骨嶙峋也將撐起飢餓的身體。

我們心中有「熱」，有「力」，

我們會隨處創造自己的幸福園地！

歌哀吊：
他還為歷史上有名的「巴黎公社」寫下了紀念。這篇史詩「賽奴河」將使他的名字在詩壇不朽。你聽，他是在這樣地悲

啊！賽奴河，你神聖的清流，

曾把萬千爭自由的人們的血，

同着最崇高的英魂

捲入波濤裏挾走！

想起了你，賽奴河，

抑鬱。憤激便湧上我的心頭！

至於其他的話語，我不想多說，因為只就上面的所述，袁勃的集子便有值得介紹給大家的價值，其他的美好，反正會慢慢地發現出來的。

最後，我謹祝我們的「真理的船」的船夫，日益精進！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青島。

魯迅先生死了，他帶走了中國文壇上的光芒，輕輕的放下領導的責任！魯迅先生是冷靜的，他將長睡在別一個天地，寒冷靜地看著這社會醜態的骨子，然而他的精神却沒有離開我們，他的反抗壓迫的呼聲，和無情地板着臉剝露一切人類

魯迅先生

邵冠祥



我們的導師

(王琳刻)

魯迅先生

的虛偽，他點破中國的人性與社會的缺點，他是『老孩子』，沒有主義可言也不想發起什麼運動，他不像許多作家常有那些人生無常的歎息和暮年暫得的安靜的歎息與自慰，他以一顆慈母的心情投給了被封禁勢力所殘害的人羣，對於一切被害的人們表露了無限的同情與低泣。魯迅先生是我們年青人的導師，他有着前進的思想，他指示給我們所謂『生存不是苟活，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鬆』，然而這三者却是我們青年應走向的目標！魯迅先生自己並沒承認他的思想是前進的，他不擺出『我是青年導師』的面孔，然而魯迅先生確實指引給我們大的方針。

中國自五四以來的文壇可分作兩個傾向；郭沫若柳達夫是同站在熱情，傷感的立場上，給與讀的是安慰，共鳴與同情，而魯迅則是傾向着旁觀，冷靜，諷刺的態度，他能抓住一個時代的全部，緊緊的不肯放過。

魯迅的作品也像他的筆名一樣不在少數，他不但敢說話而且還嚴格的批評他自己，這是值得我們佩服的，他用着老練的筆花以靜靜的態度去分析社會，分析一切的人類和他自己，他從沒畏縮過。魯迅先生之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他是領導着青年人的思想的導師。

魯迅先生是怎樣的人，他長得如何模樣我沒有見過，但我讀過關於他的作品，在許多描摹魯迅的作品裏我又知道魯迅先生是有着『八字鬍子，臉是瘦瘦的，平頂頭，又老又呆板，他好吸煙捲，腦子裏老似想些什麼的，他愛說笑話，但他自己並不笑』。這是許多見過魯迅先生的人給我的印象，在他的作品里，魯迅先生是勇猛的，直率的孩子的神情，他『老實不客氣的剝脫』『沉默的旁觀』，這便是魯迅先生。一年前我很想有一個機會見見魯迅，然而我沒有達到目的，現在完了，已經是不可能的。

魯迅先生的死是我們的損失，重大的損失！一個文藝作家不但影響着一個國家，而有關於整個人類的，有些人把魯迅稱作中國的高爾基，那是可笑！爲什麼要用高爾基來比擬我們的魯迅呢？魯迅是魯迅！魯迅與高爾基的死都是文壇上一筆重大的損失！

魯迅先生在這囑裏說：『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真是糊塗虫，』是的我們要管自己生活，然而這位文化的戰士對於死的堅硬，生的掙扎，却永遠生存在我們記憶裏的，我們怕難於像魯迅先生所遺囑的『趕快收殮，埋掉拉倒』啊！

悼詩三首

(一) 木以圭

我們還沒有拭掉四月前的淚跡，
那知道，四月後的今日，
又在流着你先生的淚了，
你來不及再為我們
寫一個美麗的故事，
——你的熱情會流露在
每個黑暗角中的人們的心涯的一
却只說了句，
「不做無頭文學家。」
就靜靜地別了，
永別了。

哦！勇猛的文化戰士呀
你剝脫了生活的醜劇，
你訴盡了人間的苦煩，
你不是生靈的英雄，
你吶喊過，
你也彷徨過，
但你終久劃開了
中華民族求生的道路；
你用一枝鋒利的筆，
挑殺了人類的醜賊，
使惡魔們狗子般的哭泣。

今天，
今天是黑暗壓迫着光明，
今天是惡狗噬咬着真理。
但你！我們親愛的戰士呀！
却在這「今天」
吐盡了心血，

抖一下沉重的肩；
靜靜地走了，
永遠，永遠地
再不望我們，
再不使人類的仇敵打抖。

起來吧！
收起我「一九三六」二次悲痛的心。
現在，我們已失去慈愛的保姆，
沒有了赤顆顆心的語言。
讓我們團結起千萬顆
奔放的，青年的心，
這黑黑的長途，
只有自己來摸索，
自己來走了！
一個扶着一個吧！
負起那沉重的担子，
重重的壓上自己的肩頭。

記住吧！
那親愛的戰士，
再不望見我們，
再不為我們使人類的仇敵打抖，
只有，只有那；
「墨寫的謊語，
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永遠，永遠地
徹響在追求着光明的人們的奔放的
年青的心裏！

十，二十日夜嘉興●

(二) 吳雲心

魯迅是一個小孩子

因為他沒有大人的俗氣

他只懂得什麼是真理，

沒有憂愁與歎息。

魯迅是一個老人，

因為他看事看得清真

他深惡了人情世故，

他看透了人類的內心，

魯迅是小孩也是老人，

他有老人的世故和赤子的心，

他永遠依然是生存，

雖然，他的肉體離開了我們。

(三) 王亞平

假如有人問：

「魯迅先生遺留了

什麼教訓？……」

那便是，——

「永遠不屈的精神。」

他生在這混淆的中國，

這混淆的世界，

針對了玄學鬼，糊塗虫，

第三，第四……第五種人

宣戰，反抗，高舉着火把

在黑夜的旅途上猛進。

病了，也不聽醫生的囑咐，

寫作，論戰，——

一隻筆擊散「圍攻的敵人。」

大眾正歡慶先生的勝利，

又誰知在讚美聲中

「魯迅先生病逝」——這死耗

哀傷了多少人心！

（痛快了多少人心？）

今朝我們哭祭你

特別紀念你「永遠不屈的精神！」

青島。

不是悼文

牛健

魯迅先生是離開這苦難的世界，苦難的民族，以及這世界和民族里的苦難的人們去了。無論誰都悲切，哀悼，是不待說的。在他那非正式的遺囑里有一條道：不要作任何紀念。這遺囑雖則並非寫給大眾，祇是專為寫給他的家屬；而且也未必能使大家實行，——因為凡愛他的人，誰也不能不在口頭文章表示痛惜——但我個人，却為了一種私心獨願：預備讓悲痛在沉默裏逝過。

因此我只是看看別人的哀悼文。但也因此又非說話不可。

還不過是第一天（二十日），就有了並非真心哀悼，實則趕緊鞭屍的「哀悼文」。

是一家掛着自由主義招牌的大報，那寫短評的主筆先生應酬似的表了幾句哀悼之意後，就趕忙掉轉如椽大筆，寫道：他那文章的尖酸刻薄，給了青年許多不良影響。（大意）。

這位先生大約是以前輩自居，自以為有為青年決擇師資之權，而擺出一面孔論「人」的論客架子。「不良影響」者，自然就是「毒害」。因此他的論點是「魯迅毒害了青年」。

但怎樣毒害了呢？——沒有說出。只在上文，有「尖酸刻薄」四個字。這大約就是「毒藥」了吧。

魯迅先生，在生前，是一個被人編排着種種罪狀的。計算起來，大約不下十數吧。那些罪狀，或是謠言，或是中傷，往往是仇恨所至，情急而不擇其言。正直的旁人，是都會看到那些編排之可笑，淺薄，和無理的。但現在却有了更可笑，淺薄，無理的罪狀編排：連作為文章筆法的「尖酸刻薄」（即使如此）也成了毒害青年的兇器了。

難道是為的死者已死，沒有了懼憚，便可以胡說八道，旁若無人的麼？

但青年們是在的。青年們的知道自己，大約要比以前輩自居的論客知道得多一點吧。且問問看：這「尖酸刻薄」四個字到底可曾給了什麼毒害和惡影響？即使有，那惡影響有多少深？也有像某些胡說八道的「論評」所給惡影響那麼深嗎？

而且魯迅先生的文章，難道真正只是一味「尖酸刻薄」的嗎？

魯迅先生在「死」一文里，曾說過他即使死了，也不願忘記某些仇恨。從這可看到這飽受創痛的老人家的痛裂的情懷。然而他大約沒有料到死後還要飽受一頓敲擊的吧。唉！他要不忘記某些仇恨，但有些仇恨，他連知道也不能知道了！

然而青年們是在的。愛魯迅先生的青年們，是會替他記住他所不能知道了的仇恨的！死者因一切都已解體，要忘記恐也已有所不能，但生存者却不但有記憶，還有眼睛！

十月二十日夜



船 孃 曲

田 漢

荷葉櫻桃不值錢，
 辛苦織綢沒有人穿；
 花兒易落人易老，
 姐兒無可奈何駕遊船。
 來啊！上我的船！

花兒謝了藕兒鮮，
 葉兒上有露珠眠；
 您若愛靜不愛鬧，
 姐兒送你到太平門外古城邊。
 來啊，一毛錢。

西湖的夜

董秋芳

在杭州已住了一年，許多朋友寫信來，總是說我幸福，因為天天和這個「淡裝濃抹都相宜」的西子湖作伴。西湖確是美的。如果你抱着玩賞自然風景的胸懷，一點兒沒有辛味在心頭，沿着翠柳成蔭的湖堤走着，或坐在輕泛不波的遊艇裏縱目四望，這時候，你真的會感到身在桃源深處，欲羽化而登仙了。蘇堤的柳，曲院的荷，三潭的月，和斷橋的雪，無不富有詩意，引人遐思。但是，這須有教養的人才與；那些籍風景以博微利的勞苦者，却是滿不在乎的，不，他們一達到金風扇暑林塘改夏的初秋時節，便同聲愁歎起來，因為他們的生計，就要跟着嘶啞的蟬聲而宣告歇絕了。

的確，西湖是美的，但仍須看人的環境而定，並且也不能長時在此中討生活，久了便會叫人感覺得膩。祇有夜間的西湖，我覺得是特別的。

夜間，是的，不是雨夜的夜間。頭上高掛着一輪明月，照在黑黝黝的湖面上發出閃閃的銀色的光，顯露出西湖之夜的涼和靜的胸心來。遠遠圍着黑魘魘的山，靜寂的如同死一般。縱橫的湖堤上排列着一簇一簇的雲陣，靜止得毫沒生息——那是垂柳。堤上的電燈光，疎疎地排着，倒映在水的深處，如一條條長的銀絲，跟着水的輕漾而顫動。靠「旗」下的

淡漠了的事情

萬曼

已竟是五年了，那一天的夜裏，

整塊的國土開始爲人割分；

用碧血劃下的紀錄，

也曾一時激起人們久已麻木的心魂。

抵貨，請願，從軍，般般都有人幹過，

節食，募捐都屬於裏邊的花樣；

但是，有些人的精神，你不該驚服嗎？

兵臨城下時，都生怕自身先擠不進車廂。

事情過得久了，自然會有些冷淡，

何況表面上格外顯得更是平緩，

從每個人的臉上，

早已尋不出絲毫的驚慌的痕跡；

裝秋裝不還是那些貨色省錢。

一面，紅白的電燈，排得和蜂窩一樣，像綴着無數電燈的一座彩樓，又像許許多閃光的眼在望着寥廓的天，黑漆的山，和輕漾的湖——或許祇看不見在遠處踽踽獨行的吧。

乘着回棧的便，在薰風的吹拂下，或金風的剪刺中，我仰臥在遊艇的坐椅上順着水勢徐徐滑去，那樣子，真像一個小小生物，落在一片枯葉上。在一只缸裏的水面上滑動。四面是黑沉沉。祇有至絕高處，張着一隻圓盤似的大眼睛，發出白中帶藍，陰中含涼的燐光，下望着大地，又在望我橫行到那裏——自然那就是月。碧澄的天空綴着無影銀鈴似的星正像無數微眨的眼在窺視湖的面和我的面；有時我看見它們在搖頭，彷彿要墜落到湖裏來似的。這樣我看出它們落在濃密而沉重的夜的黑暗氛圍中的無力。

如果你願意舍舟而陸行，在縱的白堤上緩步踽踽。兩旁密密地排列着的柳樹，把行人路遮得陰森森。微風吹時，月光便從柳蔭的隙縫處篩了下來，像一片片銀色的羽毛落下地來，飄然無聲，有時竟落到你的手上手上或面上來了。在空氣凝滯得死了一般的時候，陰森的令人害怕，那瘦削的柳，正像披散着長髮的瘦骨嶙峋的鬼，站在兩旁不動，屏息靜氣，看着一個人在它們中間走去，有時彷彿碰到它們在竊竊私語；這個夜行人何時才能走出這條幽徑呢？偶然地，水鳥在湖的一角急促地叫了一聲，音調淒厲，把盪漾在湖水深處的靜默都叫出來了。你便可以看到頭上的月，散佈在空中的星，和披散着的柳樹的星，在微微發顫了，就在這時候，你便可以深切地體味到西湖之夜的神秘來——這就是。羅曼蒂克底神秘。

的確，西湖是美的，那是一種神秘的美，也就是處女的美。它那最好也就是最壞的特點是叫人迷得做夢。無論寒外風雲怎樣險惡，無論時序已到現在這樣的深秋，而人跡聚處的歌聲，一樣是悠揚動聽，好像鑼鑼作響的干戈聲總驚不動那些幽居在桃源深處的人們逸樂的心似的。于此，我想起兩句詩來恰好給他們寫照，那就是——

「漁陽鼓鼓動地來，西湖歌舞幾時休？」

作于魯迅逝世之日

八月的滿洲

雷 李

在滿洲廣大的平原上，
八月的風吹起高粱葉
窸窣地震響着。
那地方；不論白天
或黑夜中，都有着
無數健壯的人們，
從高粱葉的林羣穿行。
他們爲着反抗奴隸的運命，
去和敵人的槍礮和死倣猛烈的鬥爭。

他們放棄了自己的茅屋，
不管那門口含有炊烟的楊柳，
也不要那抱在老婆懷中，
纔學會打哇哇的小嬰孩；
任牛羊把圈欄闖壞，
走脫到荒山坡外。
他們是忿然地肩起自己的鋤鍬，
或揆一把鐮刀；走出了家門，
跨過塹頭，菜園，奔向
穀地，棉花地和發射着
香氣的豆田；在墓場上，
在高粱的林羣中，拉起
龐大的隊伍，叱咤呼喚……

實在，他們爲着這生活的鬥爭
而喜歡。他們要用骨和肉
去回答帝國主義
瘋狂的礮火；用鮮血
展染開民族解放

征戰的歷史場面。

他們爬過綿延的
山崗，沿巡着低唱的小溪，
走過村莊。
在晌午，
太陽在籃空上高照，
他們額角亮着汗珠
茫茫地奔走；
小溪旁的青蛙就蹦跳着落水，
蝸蝓在深蒿中停止歌唱。
黃昏到了，不時
穿過他們的隊伍，
飛起個沙蟲，（註）
掠向大地上高粱穗的海面，
化入無邊的夜景中。

在滿洲
廣大的平原上，
八月的風吹起高粱葉
窸窣地震響着。

他們萬衆是一顆心，
他們惟一的出路就是抗敵
不分男女性別，大家全都矢志如鐵，
誰也沒有半點猶疑，
或輕微的歎息。
有的是各樣長短不齊的
健壯的人們，在哨守着

本刊創刊號內容

要說的話(代發刊詞)……邵冠祥
論中國新詩的前途……萬曼
青紗帳自序……王統照

詩歌

追……臧克家
悼高爾基……白石
咱們要衝出敵人的烟幕……王亞平
致死者……虹
雨天(外一章)……白
把血和肉的堡壘築起……廉
想念……袁
打回過榆關……曹鎮華
人行……張洛英
影的詛咒……江岳
樵風……陳雨門
西無題……林
無題……孟曉東
戰場月……張文麟
太陽的群……史
那麼一天……安一民
低訴……李華飛
遠道的太陽和星星……洪紹林
我曉得我……林
一萬二千萬 Mechal Sold, Beibei 譯
AYION……魏晉

小品

我的小屋……張秀亞
海燕之歌……于一
秋的三个日子……吳雲心
暑中留痕……南雁
北國的呼聲……徐壽雲
藤……張敬銘
高檣台……拜羅金
靜靜的河塘……羅詩汀
夜……江寄萍
夏晚散曲……賈雨琴
燈下……陳學藩
樞內的……簡
舟山的漁村……邵冠祥
在鐵軌線上……微
秋日草……徐中玉
評田間的中國牧歌……袁勃

自己的書備線。

有的是像神話里的白馬戎裝的少女，
在星芒和白露燈火交相輝映的
夜深的野營中，
參劃着秘密的軍機。

篝火熄滅了時，
還有閃爍的小篝火球，
在月下的古墓
向楊間飛過；
他們坐在露天的
曠野休息，吸着烟
切切私語。

他們伏身在檢彈的烟雨裏
奔行，在將纔透明的
拂曉向着敵入猛攻。
等到，高山上亮起
一輪火熱的太陽，
你便會瞧見
那嶄新的旗幟，站在
八月的風中飄揚。

滿洲的八月里，
風吹起高粱葉
窸窣窸窣地震響着。
那無數健壯的人們，
在廣大的原野上
茫茫地爬行。
他們爲着奴隸的解放，
爲着自由和生命，
堅苦地和敵人鬥爭。

一九三六，八月四日。

(註)是蚱蟻之類，黃昏時飛起，
翅膀作沙沙聲。

夜，黎明 田濤

鐵軌把胳膊伸得長長的，在灰茫茫的月夜裏，雪沒有融化，寂寞的夜安慰着古墓一般的鄉村，只聽見隱隱有守夜者敲拆的聲音，像透過幽靜的靈魂一般傳來。

兩旁高大脫光裸了葉子的柳樹靜悄悄的像在窺視我，鐵軌石子路旁是這樣一條和鐵軌同樣伸展着的黃泥結冰的小路，前面已經望見了那禁止火車停進的紅顏色燈，像一塊破開的傷口染了血似的，就在那裏我望見灰暗烟沈的一片樹林，彷彿也模糊看見了磚石建築的樑角。

月亮隱藏在結了冰似的雲端，羞怯怯的偷看着雪地，寒冷的冰天像有一團團的大氣在滾攤，遠遠的山峯隱沒在霧氣裏了。

在臨近東站旗手避風雨一間泥土抹築的茅棚裏，我聽見談話聲，我覺得有點害怕，拍拍褲袋，衣袋，沒有金錢寶物，便放開了胆子挺胸前進。這茅棚沒有窗，只有一長條進口，我的脚步剛剛響到那條進口的門前，便望見裏面有兩個穿棉褲子棉襖的農人團團的擁抱着取暖，看見我便都把頭挺出來看：

「老鄉，歇歇再走吧！」

我心裏想：「他們當真是強盜呀！」心房便卜卜的跳動起來，但是我沒有財物，怕什麼？放開胆子同他們坐進去。這兩個：一個老，一個少。老的小腦殼，戴一頂茶色毡帽頭，兩撇鬍子捩將起來，裂開黑嘴就笑了，露出幾根虫蝕黃垢的牙齒，說：

「先生是趕客車的吗？」

我搖搖頭，但是我忽然又慚愧了，覺得不該這麼忠誠，萬一他們是強盜……但是慚愧也來不及了，只好這樣承忍了吧，說：

「走路的。」

「怎麼夜裏走路，是回家去嗎？」
我點頭。

牧羊的孩子

羅詩汀

——給銳齋——

不幸，天生成醜陋的相貌，
歪歪的嘴吧，斜視的眼。

剛十歲！

這一點年紀，

就被押到有錢的大爺家

做放牛羊的奴才，

已四年了。早出晚歸，

在風雨飄飄中，

烈日焦灼之下黯然的偷度年華。

看小主人在師母的膝下歡笑，

又會想到自己的媽媽！

（誰沒有媽？）

（誰的媽不愛他的寶貝？！）

不是年成荒災租稅重，

爸給北佬拉去死在火線上，

誰還願意吃這口薄粥冷飯，

把寶貴的童年

消失在悽怨的牛羊悲嘶中！

聽到小主人的惡毒的咒罵，

心裏不禁暗暗流淚，

顫慄的嘴吧更可憐地歪着了！

他又微笑着，在月光下清清楚楚看得清他臉上每一條綿縱的紋路；
從他的表面看來他彷彿是一個誠懇的老年人，但是這不能使我相信，我神
經質的看著他，目不轉眼的，彷彿把他看穿了。仍舊懷疑，……

「你們爲什麼躲在這里？」我問。

「我們從××來，」那年青年人說，他的臉是圓的，有兩個活潑發光彩的
眼睛，光着頭，左部的腦殼却彷彿是偏了些，致使他的頭有了難看的稜角
。他說：「一夜走了七十里道，使得慌，歇歇腿再走。」

「到××地方幹什麼去來？」

「去找我二弟，」那年青年人又說：「我二弟跑啦，」他指着老人：「這是
我的爹，我們白白的跑了一趟，……」

「怎麼，沒找到？」

老人同青年人同時顫頭。

月亮爬出了冰似的雲，照見老人的臉在呆呆發痴。

這時候我看見他們的情態同講話，彷彿不是強盜，但是仍不能令我完
全相信，我打量着這兩個人！

我們一同沿着鐵軌旁的小道走，老年人在前面，年青人在中，我在最
後，走進了磚石建築的站房，看見站房廊壁上的大鐘正三點。

老人驚愕的喊了一聲：

「哦，快明了。」

誰都不說一句，慢慢的往前跋涉。我發現老人的腿子，哆嗦戰抖，不

艱難

張振乾

再沒有這樣艱難，
處世可不是鬧着玩；
總走這遼闊的天邊，
很少容下潔白的心願！

人心都像一個陀螺，
永在威害裏旋轉；
虛偽暗挾着千支毒箭，
莫輕信蜜語和笑臉。

刻苦會換來嫉妒，
荒唐却討得喜歡；
不能拿真理衡量是非，
老天也不睜公平的眼？

到處出演「指鹿為馬」，
有的學做孤狂屈原；
世故浪費了寶貴的精神，
事事全精成一片黑暗。

權勢會強迫出賣靈魂，
罪惡的誘惑環繞周身；
只為保留一點真誠，
受盡了苛刻的摧殘！

曉得他是疲乏了，還是寒冷。

忽然他抬起瘦樑樑的頭來看我一眼，高高的翹起鬍子笑着：

「先生從那裏來的？」

「從××地方。」

「××地方？」他彷彿有點懷疑我：「那地方有一個頂高的塔你看見了嗎？」

我顫顫頭。

他却嘆息着：「那塔真高哇！」

接着他講述起那塔的歷史來，說他從某代建築的，到某個時期曾裂開一道裂，幾乎要坍了；經過神仙的手用一個挺大的鐵箍才把他箍住。

他說話總裂開着嘴唇露着那兩根牙齒，兩旁瘦下去的肌肉裏動着嘴裏像合着什麼東西。當他把這塔的故事講完時，東方天空發了白，接着就滾騰上一輪紅球，把一片天空都染紅了。

我和他們分路的時候，對那老人點點頭，說聲再見，我發現他是個很慈愛的老人，臉上浮露出同樣的微笑。

我向空中嘆了一口氣，茫茫然往一條黃土路上走去，我的心情有說不出的難處。

樹枝上掛滿了雪鬚。

二十五年十月。

介紹：

真理的船 袁勃作 每冊兩角

十二月的風 王亞平作 每冊一角五

上海聯合出版社發行
天津北方文化流通社經售

雨

張會川

天剛亮，我便醒過來，精神還沒有復原，懶懶的在床上伸了個舒展腰，跟着聽見院裏的滴瀝聲，是水滴打着洋鐵盆。

「又下雨了啊！」

心裏立刻煩厭起來，這是莫名其妙的感覺。

雨，整整下了兩天兩夜了，到今天還沒有停，好像有什麼在做怪，我是不相信有神界在後邊主宰着的，然而現在却也疑心起來，倒底這種自然之力，不可捉摸。

煩厭的心在床上躺着，本打算再睡上個反身覺，然而，不可能了，靜靜的聽着雨聲一點一滴的越下越大，徒自合不上眼睛的傷神，終于：連這樣躺着也煩厭起來，古冬一聲，猛的爬起床，不意中驚動了同屋的谷。

谷動了一動，反一個身，用力的扯着壓在自己身下的被角。我問：

「冷了嗎？」

他沒有回答，忽的，仰起了頭：

「還下雨啦？」

「還下，好像沒完似的，有多少冤枉淚呢？」

他似乎沒有聽清楚，問我說什麼，我重又說：

「這雨沒完沒散的，好像跟誰結了冤仇。」

我看他還扯着被角，於是過去替他蓋好問：

「冷了吧？」

「是，冷些。這是秋天的雨了！」

秋天的雨了，一點不錯。聽着它點點的落着，那淒涼的打在地上的調子，那在瓦壩裏的流水聲音，那房簷上的茅草，都寂寞的表露着哀痛景象，——我在窗子前望着雨天。

慢慢的，淒涼侵襲着我，我一點也不動的看着天外，看着簷下老麻雀在雨中拱出了窟，又拱進窟去，嘴裏銜着一枝敗草，默默的飛來，又飛去，也不像平日那麼吱吱的亂叫了！

谷在床上又翻了個身，我以為他睡去了，然而，我把眼睛投向他的時候，他却也同樣的睜大了眼睛，對着窗子往外望，似乎也在那裏出神了。

「你在看什麼呢？」我問。

他點點頭，噓了一口氣然後說：「一場秋雨一場涼，十場秋雨棉衣裳了」

「啊——我把聲音拉得長長的，好像有意衝出屋外。」

繼續着，是實的一番感嘆的話，這話裏有哀傷的淚，有熱的血，但這淚和血都是無目的湧出，最後，結尾的一句是：

「怎麼辦呢？天氣又涼了！」

我沒有話回答，一頭倒在床上，拉起沒有收拾的被褥，整個的蒙上了臉。

x x x x

中午，吃過了飯，雨依然照舊。我們正在讀着書，大門外有人在提起了高音階的嗓子在喊：

「來信——」

我幸喜的冒着雨跑出去，在雨天裏，絕斷了一些消息，信是極大的安慰，然而，當我再冒着雨跑回來折開信看的時候，我悚然了，我企盼着一切的好消息，但消息來的途中便受了折磨，使我多麼失去了希望的心。信是濤的，裏面這麼寫着：

「x x !」

趕快報告你，我的職業完全失敗，這種事情真太豈有此理。事實是這樣的；瑛跑去南京，兼代我活動，已經確定了好久，(據她信說)是x x模範學校的教導主任兼教師，本來八月一號開學，要我七月底前行，誰想到了日子！又接她來信，囑八月中再行，那裏的學校都在八月中旬開學，……

事情到了這裏，我就猜想有點不可靠，果然到八月十幾日，又來信說：「不成了！」這件事對於我本沒有什麼打擊，反正就是那麼回子事。我沒有什麼話可以說……」

信頗長，這點地方我反覆的讀了好多遍，然而，我也沒有什麼話可以說，反正就是那麼回子事。

我不願意得到這樣不幸的消息，也正如她不願意得着這樣不幸的消息一樣，但是，有什麼法子把這不幸的消息變成了幸喜的佳訊？

我倒下床去，心裏有說不出的痛苦。好久，我才寥然的起來，看見谷伏在棹子上——抱着書啃，我問他：

「看什麼了？」

「御香縹緲錄。」

「有意思嗎？」

「裏邊的吃喝玩樂，豪華極了，我看着有點心饑。」說着淡淡的。笑了笑。

我把濤的信遞給他看，看完了，他一聲不響的丟到一旁，沒有聲息的說：

「這個年頭誰也靠不住，憑了自己的力氣吃不上兩頓飯的多着呢？這有什麼可怪。」

這樣達觀，遇事看得開，也是一種生活的方式，或者，這也許是兩句莫奈何的話，用來安慰自己吧了！

x x x x

因為下雨，小牛(那是同院鄰居的兒子)也沒有過來玩，他悶了三天沒有出屋了，而我們也不會到外面去走動走動，踟躕馬路。院裏有這麼個孩子，不知解了多少寂寞，但是，因為下雨，阻隔了一切，連這麼個孩子都給悶在屋裏，空氣是更憂鬱了！

夜半，雨聲一陣大一陣小的，照樣沒完結。

黑越越的天空，什麼都看不見。

鐵匠 北鷗

噹，噹，噹……
 紅鐵冒火光！
 鐵塊燒得燙，
 鎚兒打得響，
 鐵匠用着全身的力量，
 從清早直捶到晚上。
 噹，噹，噹……
 紅鐵冒火光！
 好鐵鎚，一鎚又一鎚，
 捶過了百年以來——
 這還是爺爺傳給爸爸，
 爸爸又留給了
 小鐵匠。
 鐵鎚曾打出大刀長鎗，
 打出洋房的柱樑，
 和多少精細的玩具，
 多少滿街跑的車輛，
 噹，噹，噹……
 紅鐵冒火光！
 鎚兒耳邊不停的響，
 捶得肚子咕咕的餓叫；
 鐵匠替人家捶出樣樣的東西
 却鎚不夠
 自己一天的食糧。
 噹，噹，噹……
 紅鐵冒火光！
 時代不停地走
 鎚兒也不停地響，
 鐵匠不再同從前一樣，
 鐵鎚打出自己的武器，
 打出了鋤頭和鉋床。
 自己的作業，
 自己要受享。
 噹，噹，噹……
 紅鐵冒火光！
 捶出祖先的冤枉，
 捶出自己的世界
 這世界是屬於勤勞者——鐵匠。
 那時沒有剝削，
 更沒有饑荒。

(一九三五年作)

我想起來趕着寫一篇文章，便伏下身去。谷因為沒有事，依然捧着他的御香經鈔錄在讀，看樣子是頗能引人入勝呢？我看着紙，捏着筆，好久不作聲。
 『你怎麼了？』
 『想不起來怎麼寫。』說着，把筆放在棹上。

『不寫了吧？』
 『不行，天天寫還寫不滿肚皮哩！』
 『這幾天來太累了！該休息休息才對』
 『窮人永還沒有休息的日子的，窮人是世界上最忙碌的人。』

我回答着，又取起筆來。

外面傳過來叫賣聲：

『硬麵饅饅——』

這聲音比鉛水還燙心，比鉛塊還沉重，不知多少回了，夜半他來到這兒，穿過大街，穿過小巷的吆呼着。

『硬麵饅饅——』

在雨聲裏，遠了！沒有一個人推開大門照顧他一下。

燈是暗淡的踉在眼前，似乎有無限的隱憂，但他無法訴出。天天我都對着它，像似我了解它，可是，它總是緊閉了口，一聲不響。

谷在床上打一個轉，我才意會到他睡着了。

『睡下去嗎？』我問。

『不睡又做什麼呢？』

『不是看書嗎？』

『這書裏的生活比我們的相差太遠了，看着有點神話似的。』他沒有睜開眼睛，回答我的問話。

我知道那書裏寫的是什麼東西，那生活是我們永遠不會追求得到的，雖則有趣味，然而，我們却沒有機會去欣賞它。

半晌，谷惺忪着眼睛問：

『你寫什麼了！』

我才覺悟手裏還握着筆。

『唔——』

筆放下了，稿紙上並沒有寫上一個字，頹然的躺下床去，把燈火吹滅了，慢慢的聽這窗外的雨聲：

滴澌，滴澌……！更悽然了！
 八，十八。

農村裏的故事

孤帆

犬在吠，
人在響，
迎面來了幾個老虎皮，（註）
老四，你沒出去，
咱們有事正找你，
茅簷下站了長的行列，
犬豎起了尾巴在驚奇，
孩子們突出了眼珠子
悄悄的圍在一起，
汗飛上了憂鬱的臉，
話底分量加上了他的嘴皮，
「幹么先生？
鎮上來呢城裏來？
大熱天趕路，
喝杯茶兒且坐坐」
「是抽查戶口，
抑時發放賑米？
是訓練壯丁了，

渡河之前

袁勃

漫天撒以黃色的烟幕，狂風在枯樹的枝杈間，在破壁頹垣間怪鳴。同樣地，輝煌的宮殿，也沈在狂暴的不安中，往日軍馬的威武，這時全失却了鮮明的光彩。

真宗皇帝正在宮中孤獨的啜泣。

宮女們全都凝眉感額，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嬌媚的風姿已不單作自己得寵的手段，均以奇異的心情，希冀着逗起皇帝的歡笑；可是誰的本領也見不到效驗，而且，皇帝好像厭倦了她們每一個人，不喜歡任何人停留在他的身旁。他們想，「怪啊！皇帝在如今何以會變成這種樣子？」這隱謎誰也猜不透。

其實，汴京並不是隱謎的世界。

外面的風，捲着沙石，真宗皇帝的心裏也捲着沙石。往日的一幕幕，「昇平樂」歌的演奏，霓裳歌舞的華艷從他腦裏閃過去，胡馬的狂奔悲嘶，軍民的逃亡，死滅又從他腦裏閃過來。眼前的危難，像一洄巨浪，飄飄搖搖的動蕩。咳！宋家的江山究竟怎麼保全呢？「眼淚不自覺的奪眶而出了。宮中陷入於極端沈鬱的海洋裏。

真宗皇帝用手摸了一下惺忪的睡眠；滿睜開了驚異的雙睛，極忿激的作了一個幽長的嘆息：「怎麼我還是在這苦難的宮中呢？不是由萬千軍馬的保護，渡過滾滾的長江，安息在金陵了嗎？」苦惱在目下不幸的現實裏扎下了根，這根一圈一圈的在他心裏纏繞。

他起來在屋內走了幾個圈子，但聽外面的風仍在忽忽的吼着，他又坐到他的御椅上。

用手中揩乾眼淚，伸手拿過那昨天軍機大臣們獻上的御地圖，便一張一張的翻着：

抑是另有他意

再不然，又要寫點捐？

啊！那可担受不起？」

終於對方慢慢的吐出了來意：

「不是訓練也不是抽查，

爲只爲收積穀；

命令急如火，

今天限繳足。

沒穀折錢也聽便，

老四，你種田十五畝，

納米一斗半。」

「那有什麼用，

這積下的許多穀？

不瞞你們先生，

同來的保長更分明，

這秋荒八節別說錢，

便是傢俱也當盡，

柴米二字更不堪問！」

「積穀乃防飢，

更況上司有法令，

「啊！金陵有長江天險，進可以攻，退可以守。……」

他點了點頭，翻弄了一番又放下，閉目沈思了一會兒，又點了點頭。

「啊！成都避居天府，既有此險濼障，復有三峽險灘，登高控下，一呼百應。……」

他點了點頭，翻弄了一番又放下，閉目沈思了一會兒，又點了點頭。

「啊！……」

他點了點頭，翻弄了一番，又放下，閉目沈思了一會兒，又點了點頭。

江寧，成都，……在真宗的眼淚中汎濫了起來。

狂風仍然在外面忽忽的吼着。

宰相寇準來了，真宗皇帝笑迷迷的賜他坐下。

「宋家的江山究竟怎麼保全呢？」

皇帝沒有問目前的戰況，就問起這麼機要的話，宰相寇準看出了皇帝心中的焦慮。

「不用急，只要陛下能聽臣言，辦法總是有的。」

「我們的軍民都有作戰的決心嗎？」

「當然有，但看我們有作戰的決心沒有。」

「怎麼說？」

「就是看陛下有作戰的決心沒有？」

皇帝低下頭沈思了一會兒，點了點頭，好似有所領悟，說：

「賢臣！胡馬既已逼近黃河，軍心一亂，京城那能安全？寡人再三思索想不出辦法，有人勸我遷都江南，暫時放棄黃河南北之地再徐圖恢復，如何？」

寇準臉色突然莊重起來，半天沒說出話。真宗也以驚奇的眼凝視他。

「誰說的這話，請陛下把他殺頭！」寇準頓了一下腳說「近五年來的經驗不已告訴了我們，敵人是要亡我國家滅我族類，得寸進尺的。當年若我

難道咱們來沾你的邊！」
「這全是先生們的誤會，
搜出一粒穀，甘願罰十倍，
好先生，請回去
代咱求求豁免。」

「你自無法紀，
敗壞風氣，
家家都像你家樣，
那還成事體？」

「發些慈悲吧先生，
怨只怨命里窮，
怎敢拗上司的命；
二個鷄子二十個蛋，
權代了錢。」

「鷄殺二字要認清，
不將你帶去，
怎使咱們去覆命！」

犬在吠，
人在響，
阡陌上，
頻添了一羣好兄弟；
撩起胳膊攏住拳：

「要去咱們一夥兒去。」

一九、三六、七月

註：即警察之代名詞

們能堅守長城，怎能任胡人的戰馬在幽燕自由的馳騁？陛下即不算甘心把幽燕的人民推進亡國的陷阱，但未會盡過全付的力量去拯救他們，大概是不會錯的吧。依陛下的意見，胡人佔據了幽燕便不會再向南侵了，所以一向不作什麼準備。眼看多數人民都要帶上亡國奴的帽子，還以為有黃河可守，不會動搖宋家天下。直到如今，幽燕數十萬人民早陷於亡國的苦境，他們受到異族的摧殘，便會想到他們的祖國會把他們可耻的出賣，和企圖暫時苟安的可恨。可是，胡馬仍舊進迫不止，陛下曾棄黃河以北的人民不顧，受盡唾罵；現在又要棄掉黃河以南的數百萬人民，冀得一己的苟安，請問陛下能對得起良心否？」

真宗皇帝低了頭，沈思了一會，又點了點頭，好似有些領悟。但仍保持着靜默。

「爲今之計，請陛下拿出最大的決心，親身赴前線安撫已亂的軍心。渡過黃河，直到涇州，那裏有數十萬敗退的軍民。若陛下能親身去承受了他們數十萬不甘作亡國奴的熱心。以他們的血，就可創造一座新的長城！我敢担保，那樣做，黃河以北的人民既可原宥陛下先日的出賣，並可以拿出所有的力量去和敵人戰鬥。即使現時不能把韃子逐到長城以北，至少不至於在我們手裏再出賣一寸土！」寇準越說越興奮，但帶着極悲慘的表情，眼淚便流了下來。「陛下，能聽臣言，臣即以垂老之軀，決死戰場，不然，臣則自刎以謝國人！」真宗皇帝常有着極驚訝的臉色，立起身來，趕忙用雙手撫着寇準的臂，說：

「賢臣之言，寡人深印肺腑！我的血已經沸騰了起來，我願作戰死之鬼，不願再屈辱偷安，被人民唾罵終身，請賢臣就好好安置，我要即刻動身渡過黃河，去安撫那萬千在寒風中爲國，喋血奮鬥的戰士去！」

宰相寇準照儀節行了禮走了，真宗皇帝還是很興奮。那時漫天仍然撒着黃色的烟幕，狂風仍然在外面忽忽的吼着。

這所大都市

劉西蒙

早晨的陽光已在巡遊，
看它漫過惺忪的桑園，
荒塚和土丘，
一池污濁的死水，
上面閃動着初夏的晴眸。

火車吐出了一聲吼鳴，

像病獸，突然鬆弛了爬行。

這所大都市

在前方

正綽約着身影。

這裡傍水有幾家土屋，

幾家土屋，袒着斑剝的胸腹，

隻隻窗戶張着失眠的眼，

對着過客，像在哭訴。

一個棄夫

在死寂中拖着身影過去。

夢

徐壽雲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窗外已瀟瀟地下着細雨。四周漆黑得如同個無底的深淵。

每當這種日子的晚上，總要撩起我追憶的情絲。

今日却例外，有一個微笑的臉，隱現在我面前，那樣樣問我：『你知道你是一個失了故鄉的孩子，你知道你母親的病已在奄奄一息中，你知道你肩上的担子沉重，那麼，你應該起來奮發呵！爲什麼倦縮在黑暗的一角呢？假若你還不把昔日的美麗的幻夢打破，不舉起你的胳膊衝向對方，那麼；你是畏怯，你是故意逃避！』

我記得當他說完這段話以後，我曾告訴他許多話，此刻，我祇能在淺薄的記憶里零落地拾得這些：

「是的，我知道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遊子，同時，我亦知道有無數人，像我一樣的被人欺凌。我亦知道我肩上負有擔子，擔子是那樣沉重——這樣，我更知道我需要奮發，不斷的奮發。

「亦許你沒看到我這些日的埋頭苦幹，不過，你得知道，你是這樣地企視我，我，亦同樣地在企視着的飄渺無主的孤魂呵！

「今天，你看，天變了顏色，風在怒號，雨在哭泣，這樣失了明亮的晚上，我怎能移動我底脚步！

「是的祇要我還有一點溫暖，我還有一絲氣息，我是起來工作的，對於我，你可不必疑慮。可是：有一件事你是該知道的，在我，亦該告訴你的：

道旁突然噪起一片喧擾
是一羣襁褓的孩童，另有老嫗，
擎着空蕩的竹籃，向車窗
投入哀憐的呼號
看那張手臉，似枯枝敗葉
在霜風裡作垂死的擺搖，
貪饒的眼光却又銳似鈎刀。

一個銅子或爛梨拋下去了
幾個焦黑的身子就滾成一珠，
幾個又重新追來，
一齊哀號着又招手。
但無情的火車終於馳去，
空場中只剩下幾聲失望的啾啾。

看呵，這所北方的大都市，
在前面展開另一副圖畫：
壯麗的建築物下雜沓着車馬，
一片紅綠的市招，
陽光下飄着雲彩般的烟花。
有誰說呵

這裡不是它真實的繁華！

——九月過天津

「有一些人，他們不知道環境的變遷，亦不覺得担子是負在自身的肩上，他們祇是低着頭——低着頭他們在忍氣是知道的，他們祇是睜着眼睛看着由人扮演的紅顏綠色的大戲——雖然他們知道臨終是一幕悲劇。他們不知道担子是什麼。唉！這些人是多麼可憐呵！可憐得如同「有眼的瞎子」。對於這，不但是我應該起來，起來為他們謀些幸福；認為是一件大家的事，那末，應該大家起來負企視他們的責任。」

「還有一些人，他們自認為聰明人的，他們知道担子是負在他們的肩上，但他們先却故意推托，閃躲，而後逃避——正像你所說的，尤其他們那副使我不能捉摸到的一臉的冷笑，我真的憎厭他們，我的唇雖在顫抖，眼睛雖發了紅，但我却說不出一句應該說他們的相當的話來。」

「我不懂得是他們自己樂意這未做的呢，還是預先有另外一個人安排好了的？應非我們真的不能互相手携着手，用力來衝出這個過渡時期的輪子，踏上光明的大道？」

「當我在進行我理想中「有那麼一天」的一切鎖碎事情時，是的，是有許多障礙阻止着我，你以為這些障礙就滅了我當時的勇氣了嗎？呵！我認識我的信心決不像你猜想的那樣的呵！」

「那些障礙，並沒給我以畏怯，我祇要奮發起來我的精誠，去喚醒我許多的盲目的可憐的伙伴！」

「提起我的伙伴，他們亦都在奮發，原要知道一個有骨氣的人而受別人的欺凌，他們是永遠不會遺忘他昔日曾受的創痕，他們是一定要報復的——哈！你別嘲笑他們倦縮在黑暗的一角，或破舊的山谷，終有一天他們是要跳出來恢復他們昔日的光榮的，而與你並立着。我亦許會顯出像你一樣的一臉底微笑！」

我正在否認我的懦弱，有股冷氣，向我襲來，給了我一陣涼意，為疲倦而沾滿了的軀體，竟躺在軟綿綿的床上。窗外的雨仍舊是那麼機械地在滴澀，滴澀……那微笑的臉呵，並沒給我以回答！

小愛蓮

葉苜

蒼蔚的佛頂山隱入晚烟，
文華峰辨不清了塔尖，
劉公島前英國飛機開始了操演，
巡洋艦之間閃着燈語，
小愛蓮，雜在人羣裏走出工廠，
沿着泰山路，順着海邊，
頭也不回，身也不轉，
海風吹動着亂髮，舞起薔薇色的衣衫
向着古陌山，
向着鸚鵡山，
向着堆口碼頭杈杈的桅杆，
一邊走，一邊盤算：
沾了幾雙鞋，賺了幾毛錢，
工頭的鐵面，爹爹飢餓的愁臉，
青春的鮮花在生活的動盪中凋殘。
小愛蓮剛剛十三，
一個年青的姑娘
頭也不回身也不轉，
一邊走，一邊盤算，
靜靜地順着黃昏的海岸。

書業商的悲哀

白炎

近來的天氣異常煩燥，心裏上也覺得有些特別，神志整天都是兢兢業業的，沒時安定，就像有什麼大禍要降臨似的。

午後三四點鐘的時候，太陽漸漸減少了牠的威力，實在再想不出更好的方法來解除這種難堪的無聊，便慢慢的溜進商場。

我到商場有固定的路線，經過這固定的路線，可以把新近出版界的情形，知道個大概，直到這次，仍沒有例外，最後在××書店停住，這是我頂熟的一家書店。

這家書店是父子兩人開的，他們過去的情形，我還不大清楚，僅就和他們發生關係一年來的觀察，確還算較好的表現；如果是意識正確的讀物，在他們那兒總容易找到，自然他們爲了這也會受過不少的責罰和警告，但他們却並不把這放在心上，尤其是小羅，那少掌櫃的，他還能看懂研究自然法則的書籍呢！

「小羅！那個來了沒有？」我低聲向他問，像一對賊崽子見面打招呼一樣。「那個」是我常買的幾種雜誌的代名詞，在這特殊時代的特殊環境裏，買書賣書而偷偷摸摸，並不是怎麼離奇的事。

「光景怕不能再來了！」他不自然的笑着，笑得那麼深刻，聲調也顯得有些亢奮，這種面顏暗示給我小羅今天是有點氣憤了。「剛有二三十個人來檢查書籍，在附近幾家書店裏，竟帶走了六七百種！而且……」

「都是什麼書？」我打斷他那洪流般，一瀉不止的激情的談話，靜靜的期待着他的回答。

「那還用問？反正他們要拿什麼便讓他拿走了，真正是他們要查的反動書他們不拿，文專良友死魂靈百圖倒全檢走了，我們要有春圖，性史，沒準他們也要當反動書帶走呢……」

「談話可小心點！」一半安慰，一半玩笑的和他說，帶走的書怕一兩個月的辛勤都賺不回來呢！

鋪路

邱野

空中畫一條
粗闊的弧線，閃一道
鋼鐵的光芒，鏗！
地撕裂了，濺起了
土浪，礫花，勞作者
身上的力量！

排齊紅磚，撒一層
沙土；同唱一段
勞苦的歌，曳着
重碾，壓平這坎坷！
汗泥酸透我們的脊梁。

北寧線上

貝貝

北寧路，
人民血汗喂養的生命線！
它運送過大兵到前線，
殺死自己的弟兄，
它載運過亡省的人羣進山海關，
使他們隔斷了白山黑水，

「怕什麼！至極也不過一死，日夜享樂，無時不欺壓弱者的人們，莫非可以長生不死嗎？」他興奮得不能把聲音放低。「我常常想，要能爲國捐軀在地下也可以心安了，但誰又肯給我們殺敵的機會？誰又肯給我們……」

「不！你錯了。」我趕忙又把他的話打斷。「救國並不都要和敵人打仗，而是以職業和能力來決定救國方式的。說到這兒，我告訴你個外國的故事：俄國你總該知道吧？他們國裏有個姓司（斯泰漢諾夫）的煤礦工人，若按你那樣說他也只有拿上槍去和敵人拚命才算救國嘍！其實，不是。他却做了不用刀槍，而且比用刀槍還厲害還需要的救國工作。」

「他是煤礦工人，便在礦穴裏努最大的力去做他的開礦工作；不僅如此，他還時刻想改善舊的費力氣，費工夫的工作方法，使它專門化合理化，好增加工作效率。小羅！最大的努力是有最大代價的，他終於打破以往生產技術的標準。現在俄國都採用了他的方法，結果使俄國一切生產額都超過了世界記錄。」我稍停了一下。「這種方法的出現，直接可促進俄國第二次對五年計劃的早期完成，間接能給一般帝國主義者以有力的刺激，使它俄國的陰謀，不得不重新估計，同時弱小民族的安全也因此更有保障。這位工人是用的槍嗎？但他仍能在黑黝黝的礦穴裏，做出比拿槍上戰場還偉大的救國工作。」

「……」他率直的笑著。

「你們能想法多買有益於救亡的書籍，比用槍救國不知要高多少倍呢！」

暮色越來越濃起來，我讓人潮挾帶着送了出去。

十月三日改作。

再也看不見那廣大平原上的大豆，
高粱……
和多少世代生死相共的家園。

北寧路，
人民血汗喂養的生命線！

它運送過祖國的富源，

到東洋，到西洋，

它戴來了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炮，
軍隊，商品，

和掛着十字架勸我們爲奴的人；

這一切攔取了我們的所有，

把我們推進了黑暗。

北寧路，

太民血汗喂養的生命線！

如今住着，

帝國主義的海盜強姦：

站崗的不再是自家弟兄，

日本字標明車站，

太陽旗

插滿了鐵路線。

帝國的軍隊像毒菌，

繁殖在城市，農村，大道邊，

在我們的田園土地上

建起秘密工程，飛機場，營盤，

都市的夜曲

王博習

「善心的老爺太太，有剩的可憐給俺點吃吧！」

無論是風雨和陰晴，只要夜神一展開他那黑暗的翅膀，這都市的夜曲，便開始彈奏起來，尖銳的是女，粗老的男，還有七八歲的孩子，也跟着他們的爸媽學，拉起了弱小的嗓子，特別能激動人們的神經，就在這時，各個都像覺得脊背上，劃過了一隻利針，感到一陣奇異的冰冷，跳動得很平靜心，就變了常態似的悸動了一下。

這些垂死的人羣，猶如決堤的洪濤似的，每個街心，每個胡同，可以說都市的任何的一個角落，都充滿着這樣飢餓的浪花，他們都是受着上帝同等的待遇，身上是破爛不堪的衣服，破洞的際處，呈露着紫黑色的粗糙的皮膚，頭上蓬着髮，污穢的泥土抹在臉上，而猶其是他們的腳，這負有重大使命的傢伙，都像是被壓榨着了重病時期的狼狽，多數的是沒有襪子，甚至於沒有鞋子，不是包着一塊破布，便是沒有後跟的東西，走起路來踢呀吐的！

每個人都提着一隻飯桶，裏面盛着是善心的給予他們的恩德，可是那兒儘發着腐爛的臭味，色彩更是雜亂，有血紫的，有慘白的，還有黑的，總之，令人看過去，都要起一種「打破腦殼流出來的東西」的幻想。

夜風在微微的颯，播送着他們的歌音到每一個家裏，每一個人心裏。他們就這樣的一面走着，一面吶喊。

大的小的門，都是黑色的，有的門縫裏透出一絲的光來，靜靜地沒有聲音。……

爲了怕洩露詭計
七個青年強壯的工人
被電死，被毒斃，被殺害，
被填進海河，
飄向茫茫的大沽口外。

走私貨像洶湧的潮水
沖進最小的角落，
嗚呼，紅丸，海龍音，
任浪人公開的兜攪，
毒害着人民大眾鐵身的意志
侵蝕着人民大眾鋼鐵的心，

北寧路，
人民血汗喂養的生命線！
如今到處敵人演習兵操，
舉行坦克車表演，
大炮練習實彈射，
飛機向內地偵察。

北寧路，
人民血汗喂養的生命線！
被拍賣了的民族血管啊！
你看看，太陽旗到處飄閃
站崗的不再是自家兄弟，
日本字標明車站。

忽然——那是多麼令人感謝的一個苦調呀！
「喂！」門的啟開處，透出一隻纖細的手，或兩隻孩子的眼睛。水晶似
的，動呀動的，很神氣。

把腿趕快的拉回來，將飯桶伸過去，一個希望的花朵從上帝使者的手
裏落下來了，那仁慈的光彩，閃爍着。

「謝謝！」微微的像低喘了一下。

走着，眼前一片模糊。走着，腿兒酸軟如泥，走着，幻着希望，走着
：一截街，一條巷，也不知穿過了若干？更沒顧及到，穿到那兒才算完。

孩子瞪着眼睛，流着被風打出來的淚，一滴兩滴……：在夜色裏打着
光波，媽媽拉着他們的手，冰冷的，乾癟的。

各個的心，都在跳躍着，節奏着他們的步履。
夜，漸漸的深了，風仍在飄。

「善心的老爺太太……：像風吹走了似的消逝下去。
他們坐在下去，一個矮下，或一個牆角。

黑暗裏作起他們的晚餐——貪婪的，大口的嚼着，嘴裏像破了個王味
子似的，苦澀的滋味，也被餓火焚燒成甜密的食糧了，小孩子吮吮着媽的
乳，媽媽噙着淚。

像喪家犬一樣，他們都躺下了。

風雖變得很冷。但一天的疲倦把神經拉進夢鄉去了。
抖顫着，髮縮着，大人抱着孩子……：
這悲慘的人間呀！

我要唱的歌辭

張秀亞

我愛那在藍天上拍着黑翅膀的鳥，我愛在綠波裏翻吐着白沫的翠條魚。在金黃的陽光下跳躍着的大蚱蜢我也喜歡。那動，那活躍，說明了宇宙的生命。

我高興站着樹底下，窺看風的手臂怎樣去扯動每一片羽毛狀的小葉子，那不老實的愛眨動眼珠的露水，也會接受倒我的笑。平鋪在階石上像片綠絨的青苔，有牠的美麗，可是我從不稱牠一聲好。我嫌它太沉靜，太呆板。像人工的絲織物，失掉了鮮嫩植物那份美。

我不懂得規律這兩個字怎麼講，我厭惡鐵軌太直。曲線比直線婉轉得多，海上的風濤，比一個呈着緩合傾斜度，（直延伸下去的黃土坡好）。

我愛風，我喜歡雨。我喜歡聽雨水在空階上，敲打出的那一串叮噠的小鈴聲。可別叫我看那片陰灰的天，還不如在我的白桌布上倒一瓶墨水，看它展伸，擴大，變形狀，變成一朵墨菊，變成一朵大浪花，變成一個獅子頭……周圍濺出許多墨道，做了那動物一頭的鬃毛……看一條靜靜下垂的簾子多沒趣，那老是不變的一大片陰暗的天，可不就像一條無人撩的灰布簾子？

我愛動，我愛表現着動蕩的一池水……半個圈兒，套着半個圈兒……像魚鱗，又像小瓦片兒。可比瓦片兒好，因為牠會活動。我可真想着掀起了那一片瓦，鑽到牠下面去，用手指肚兒觸動着那一片小瓦，摸摸它，喊一聲：「喂！你可真乖，滑得這麼快，溜得這麼好。」

我愛動，我喜歡活躍，一道長牆，圍成了一個圈兒，可圈不住我。我坐着，仰起頭！我的眼睛會隨了一朵白芙蓉似的雲彩飛，一隻伶俐的小燕子，會把我整個兒携帶走，到陽光的金色河流裏去游泳，掠過牆頭上的草，楊樹尖。

我可不會安靜：十來年以前，老祖母伸出她的溫軟的手，拉我到她懷裏，剝一片金紅色的小花瓣似的桔子，塞到我的小嘴裏。慈愛地又像憐憫似的說：「哪！小孩子，外面下雨，不要出去了，台階濕滑滑的，小心妳跌交。才穿上的花小褂，叫雨淋得濕濕的，會掉顏色。……來，我給你說個笑話，……再吃瓣桔子。這段又甜，又香的親熱話，會黏住了孀母家的小芸芸，可拉不住我。祖母的手一鬆，我便會像隻小花貓似的蹣跚走了。跑出屋子，回來扒着簾子縫兒喊一聲，（那聲音裏包藏着「股頑皮的笑。」）「啊，奶奶，你看那雨水的泡泡兒，又亮，又圓。你看，小綠蛙從雨水裏往外探頭了。像一條小綠黃瓜。」

爲了要那一朵星星似的金色花，我冒了大險往河水裏伸手。那跳動着的綠甲虫，可迷住了我，我說牠是一張會動的小柳葉，伸手動腳去抓他。叫一池綠草笑話我那風樣兒。

黑手

巴鐵

一隻黑手撫在我肩上；
朋友慢走，不必着慌，
前途還不是一樣！
平下心沉着氣走，
我們都是失路的羔羊，
啊！這生命之光
沉落在恐怖之鄉。

燭光

冀春

是除夕的夜，
豆般大的燭光，
穿過縫隙的圍牆，
透出微弱的光芒，
燭燭下，已結成了燦爛的燈花，
這燈花象徵來年棉花豐收的預兆。

終年勞苦的農夫，
單看這燈花的開放，
他們爲了這一絲的希望，
疑懼的苦痛盤紮在心上，
熱烈的渴念着這火花更大更長。

愛動，常常跳鬧的人可不一定是快活。不要看我喜歡笑，我心裏可埋藏着一大堆憂鬱。像堆黑雲彩，撥不開，掃不淨的。

我的對這世界，這人類的忿恨，是燃着我憂鬱的火苗兒。

人類就像一張梯子，一座台階，一層瓦一層瓦，上邊的一層，擱在下層的上邊，叫他負着重荷，連喘口氣，鬆快一下的幸運都沒有。

多少人，被埋葬在底層下，見不到陽光，呼吸不到一口新鮮空氣。生存在他們成了片大海，一看茫茫，不知怎樣調度。

天天，我看着我人工堆成的這座人類的階梯，這座人類建築的塔，我的心裏爬上悲哀的黑影，他蜿蜒着身子，像道細流……汨汨地，汨汨地，在我心上流。終久有一天，這條河流會泛濫的。牠有來源，但是沒有出口，沒有洩出的尾閘。

「爲什麼人類不像植物似的，佈列在地平上，各自生根，長葉子，開花……偏要叫「上下」這兩個字來形容生長的部位？」這個類似痴愚的念頭，天天從我心上冒出芽來，從我口裏吐出來。隨着一個憤恨的聲音，沉重地，掉在地上。

就是那句話，那個不平的意念！破壞了我精神上的平靜。我日日咀咒着，憤恨着。我變得那麼憂鬱了。在精神上，我變了一個十足的憂鬱者。但我還喜歡動，我要練習靈敏我的手脚。靠着那長時期的動的訓練，增加我筋骨的硬度。

不要阻止我，信着我揮着手臂往空畫大圈子，信着我的脚跳多高。我在練習運動，有一天，我要一動手手脚拔壞了那座人爲的塔。那個大障礙物。存在着用人類砌成的高塔，是宇宙間的醜！

白 河

邵冠祥

你有如飛的狂流，
讓一片荒岸落在你身後。
你挾着沙泥你跑，
你吐着白沫你走。

這些地帶太是荒涼，
這些地帶太是悶鬱！
你沉默你也歌唱
你走，你去你要去的地方。

你沒有告訴你從那兒來
(你是怕生的人遊客路過這裡?)
你頭也沒回，提著腿，
這地方太小了，你走入大海。

一點沒依戀經過這都城，
(你沒停一停脚或問一問他的姓名?)
你像沒聽見這裏千萬種聲音?
挾雜着吶喊，哀哭，呻吟!

多少傷痕已坎在你周身，
多少鮮紅的血滴入你腰懷，
那些依偎於你的丘野與山林
也都變了色在抱頭哭喊!

難道你沒有知曉
橫過你身旁的那些風暴?
多少無辜而死的奴隸的屍尸，(註)
像石塊一樣向你懷裏拋!

哦！那些多屍尸隨着你漂去，
(你從那裏帶來，又帶到何處?)
他們犯的什麼罪過
輕輕地死了，沒一聲歎噓。

這是死，不是空靈的迷！
他們要生存，心里點着饑餓的火把，
明知這是死路，在兇惡的毒鞭下，
流盡了血汗為他人作嫁。

你沉着憂悒的臉，
望着那些載着礮火，劊子手的船，
從你東面源源的來
他又歸去，載滿白色的銀錢。

那不是金銀那是我們的血，
所有的農村，都市整天的愁眉不展，
黑龍江，礦山空了，四海的水也枯乾
漸漸的斷了我們那生命的源泉。

死亡，毀滅在你的周身波動，
從都市，山林每個村莊，
呻吟，吶喊，咆哮……
在每個被壓迫的奴隸嘴裏動蕩!

你看着那些殘酷的兇殺，
默默的，一隻大手按住你的喧嘩，
你不息的波動，奔流，
等着機會你將有萬丈的泛濺!

二五年十月天津

(註) 二五年七月報載，每日有無名屍首由白河上游而來，均係着短衣之青年工人模樣，聞為××人正建一秘密工程，現已大部告成，將此等工人殺死。

我

白瑩

我牽掣着暗褐國土
每一隙隙棲息的陰謀
掛滿了鬱綠的彩色；
田野間，波浪的飄浮，
天涯的每一角落，
我掀起，毫無拘束。

沈默的海洋澎湃了，
華夏的原野咆哮了；
像暴虐君王的颶風，
像修羅場上奔波的鬼魂；
掃蕩起一萬遍，一萬遍，
震撼山岳的怒號。

我向波濤里狂奔，
我在草原上馳騁，
水平線浮起了太陽，
大野里泛濺着金光，
角號也在荒原里響起來了，
我踏荒去，向宇宙的極邊。

九月二十九日。

災

江岳浪

人生的命運奠定在災裏，
水荒！旱災，
兵匪的爭鬥，
沒有吃，沒有穿，
還連天的捐稅趕在後面。
不消說生命早送進虎口，
禍患，天災，
農人再沒有唱着情歌在走，
也找不到草坪上的農人圍着飲酒，
所有的；
家家牆邊多了生鏽的鋤頭，
所多的；
土匪出入了山腰口。

火花

天佑

在一個不尋常的
日子裡，
一聲巨響，
震醒了千萬人。
隨着巨響，
千萬個人
肩起了槍；
拋棄了
那美好的家園；

書室小記

征驛

爲了要避去都市底塵氣的沾染，特地在深巷的狹弄裏，在舊宅子裏的廊廡東邊，在僻處的角隅上，揀一所狹小的屋子作爲我的書室。在生活的重壓下，我得抽一分閑暇，到那裏去呼一口輕鬆的氣。那裏簡直靜得像深山古寺，沒有聲音底雜沓，沒有人聲底嘈亂，而家中即使有孩子底玩笑聲和吵架的哭聲也隔離得很遠的，這真是一片似夢非夢的恬靜的境界。

這場所雖是那麼狹窄，但因設備得簡單，到也不嫌它小，除可容納我的坐處外，還足夠我踱幾步路的。一切的佈置是那麼平凡，只陳設著一個坐椅，一張書桌；書桌上只有一瓶墨水，一枝鋼筆，（毛筆我是不大用的。）和幾卷圖書。抽屜裏也沒什麼珍藏的東西，只有一束稿紙而已。粉壁上只有一片單純的白，也不掛名人書畫那一類點綴品，因爲我缺乏那麼雅興。另外有個廢紙箋是我日常所必需，其中是充塞着被我已經遺棄的凌亂的稿子。莫瞧他不起呢！雖然我是一個平凡的作者，可是這些所絞出了的腦汁却有值得驚奇的數量啊！爲什麼我沒一些珍惜的心情呢？

在黎明或傍晚，我便坐在這書室裡消受那茫無涯際的寂寞，這已成了每天我在生活過程上的一種固定不變的規律。「寂寞」會使我肩上的重負減輕了些似的，因此我以爲有閑暇享受一片「寂寞」也不可說不是一件幸事。在這裏平心靜氣的寫文章，我想會寫得更好，滿懷底情緒是那麼地寧靜，如一泓清泉悄悄地流瀉在潤潔的岩石下。那時我的理智似乎冷靜些，心弦

邁上鬥爭的途程。
 憤怒與厭惡，
 塗成了一副
 堅定冷峻的臉。
 在風暴中：
 在雨雪中：
 血肉的軀體
 也磨練成
 鋼鐵般的金身。
 不同的人羣，
 團結在一起，
 爲了正義，
 拉起陌生的手前進
 千萬人，
 千萬桿槍，
 千萬條性命；
 爲爭自由，
 爲喚回
 祖國的魂靈，
 在流血的掙扎；
 作殊死的抗爭。
 從此——
 無論是在盛夏，
 或是在嚴冬：
 在滿洲的平原上，
 隨處都爆炸着
 抗爭的火花。

的跳宕的節奏似乎徐緩些，於是我的思想也便清新些。如果文章寫得倦乏了，我便闔上了眼皮，預測着未來，或泛起一些溫馨的迴憶。有時「寂寞」嘗得夠了，我便握了一卷詩集，輕聲地吟誦，夠感到快意，似乎我的靈魂整個的溶化在光燦的詩境裏了。

每天，從沒第二人的足跡踏到我的書室裏來，只有我獨來獨往，獨吟獨嘯，似乎在表演著單純獨幕劇。當夜深人靜後，使我幾乎要變成化石，對一盞青燈，悄悄地諦聽着，在料峭的西風裏，有梧葉摧折墜地的聲音，似有一些陰涼之感。那時，我漸要伏案假寐，唇上也已微漾起呵欠了。

本刊執筆人

著作介紹

自己的寫照	臧克家作	四角五
海燕之歌	王亞平作	二角
生活	蒲風作	二角
友情	安一民作	二角
青紗帳	王統照作	(即出)

要是我 天真

你敢將社會的法則破紙樣
踏在脚下，拿在手裏，掛在身上？
一個玩意兒，穿個洞兒望着天光？
你敢將人類的數學擊成粉碎？
破紙和舊文章丟在一旁，
拿着手槍
對準你仇敵的胸膛，
不讓你身上無形的鎖鏈再響得叮噠？
如果要是我——我所愛的，
我和他爬過了山，渡過了河，
如果我要是一攤火；將自己焚化了，
吶喊向全世界：說我愛這個。
讓一切人的嘲笑和眼光在
我的驕傲與狂笑裏徬徨，我的靈魂
雙雙的和它逃到世界上。

午夜曲 郭飛嫩

夜深，
我雖然躺在床上，
但卻睜着眼睛。
月光水似的瀉進窗裏，
我無心去看它那慘白的容顏。

室扶斯 (註)

蘇聯 E. Zoulyra 作
于 一 丁 譯

一個愚蠢殘忍相貌的十六歲的麵粉舖小夥，穿着件皮短襖，戴着頂丘八帽，在他的夥伴們面前，講着自己和街場的一樁頗狂失敗的事情。
他像天性的說起話來牙齒間噴着吐沫，那種討厭的俠客似的樣子講着自己的故事。這故事，除了他的夥伴們聽着以外，就是與他完全是外人的我聽了也一點沒有關係。
是如此一樁故事——
禮拜天。領了工錢的一天。一個自己中意的姑娘。兩人進了一家旅館。
于是他吩咐着她：
——脫衣裳罷！
她把衣裳脫了。
——再脫！
又把襪子脫了。
——再脫！
她乖乖地再把褲子脫去，已經是全裸體了。
——嘿！帽子？
她的帽子却是規規矩矩戴着，沒有脫去。
——脫帽子呵！
不願意脫去帽子，她吃驚了，發慌了。

胡同裏飛來了無邊的寂靜，
頻頻地襲擊着我空虛的心。
是什麼味兒，
那遠處老驢的哀鳴？

不是躺在床上吧，
而是浮沉在悠悠的驢聲裏。
路燈的光是那樣的黃弱，
我忽然瞥見一條神秘的鞭影。

長城行 何方

我提心吊胆地摸著城根前進，
腳下的山峯如萬馬奔騰，
我望見城頭上每一塊千年古甃，
想起當年築城的人羣。
「是誰的手一塊塊把它堆起，
是誰的神威召來天下的人羣；
一口氣建造萬里的長城，
嚇退了千萬的胡騎。」
我摸在城邊走著，
看不見城外的風景；
（如今城外已不是我們的天下，）
我徘徊在祖國的邊境。

——叫你脫怎麼不脫！
她又吃驚了，發慌了。
後來，終於把帽子脫了。她不願意脫去的原因是——沒有頭髮。短短的剃光着，簡直像一個男子。

——幹麼你沒有頭毛啊？

——俺生過寧扶斯病的。剃去了喇。

——畜生，你這樣的賤貨！

這是造成了可恨的事。妖艷的影子忽然飛跑了。他是個餓鬼，不是什麼女郎……

麼女郎……

——唔唔。以後呢？——一個夥伴問着。

——沒有辦法，我便叫她戴上帽子。她把帽子戴了稍許強些，可是不想睡她，饒給這醜東西先拿了去，所以也只好算犧牲了。

（一九三六譯于東京）

（註）寧扶斯(Typhus)是一種傳染性之熱病，患者頭上或身上發出紅疹。

北方文化流通社

代理美術廣告啟事

本社為提倡商業美術化促進販賣術之效率起見特請美術專家擔任本社美術廣告部事宜凡各種美術廣告商標牌匾以及戲劇舞台之佈景道具化裝雜誌刊物封面插畫漫畫圖案 皆可應承 使君滿意

農村一夜

孟曉東

天空里靜靜的沒有風絲，
熱悶得喘不出口舒暢的氣，
殘雲朵朵鬱結着田野，
夕陽一千隻腳插在血里。

炎陽燒過的大野，
汗珠子給人顯透了破衣；
黃昏在茅屋的腳下爬，
村頭找不到揮汗納涼的人。

從抗租抓去小黑阿六，
麥收後這是第二次沉寂；
此刻農村真像死去，
但，悶熱里常孕育了狂暴的雷雨。

那管了多少雄雄的團總——
洋槍，大刀，枷索……跟着牢獄；
那一些都有什麼用處？
餓火燃燒在農民的心里！

夜幕拉長了，
冥晦的深沉交抱着天大的力；
人影闖着黑暗在小巷亂跑，
無知的人們土地廟前攏聚。

默默的他們不說半句話，
粗黑的臉上含着愜意；
木棒，鐵鍬，鋤頭……緊緊的握住，
鐵的胳膊顯示出骨子里無限的勇氣。

他們不知道
誰榨取了他們的血汗？
奪去了他們的糧食？
要把他們活活的逼死！

生活不叫他們把怕放在心邊，
敞開胸膛，挺起了肚皮；
他們的要求只是一個，
——春回來，自己收穫的麥子。

雲縫里星星對着農村暗自點頭，
人羣指着天空發誓
——寧願拚上命幹，
不能再等着餓死！

弟兄們聽，我們的鐘響了，
肩起鋤頭，舉起鐵鍬……
路到盡頭哪怕是火坑，
這時候應得挺起胸走！

萬千顆受難的心，
(同樣的命運統在一起；)
飢餓的人羣潮水般湧進，
火……火，趙三爺屋角上起了熊熊的光芒。

弟兄們，看！這勝利的標幟；
——三爺今天對不起……
(飢餓講不得老年的道理！)
請還給我們的生命，我們的麥子，
要小黑，阿六跟我們回去。

二十五年七月于濟寧

我在秋天

虹飛

我在秋天，
我枯寂
而且憂鬱。
在秋天，
一切凋落了，
原野，
山嵐，
以及我生命之金色。
秋天呵，
一切過去了，
靜靜地
像白的林檎的烟。
在秋天，
於是，
我希望冬風
的冷冽，
醒覺能，
我陽春之夢。

十月在西湖

果爾蒙詩兩首

杜宇譯

秋之歌

倚偎着吧，我的好人兒，倚偎着吧，現在已是秋天，
已是感傷的潮濕的秋之季節，
然而尚有櫻紅的紅葉和
爛熟的野薔薇的果實，
連接吻的顏色也是紅的；
倚偎着吧，我的好人兒，倚偎着吧，現在已是秋天。
倚偎着吧，我的好人兒，現在已是秋天，
緊緊合攏着外套，無使身體顫戰，
太陽很是溫暖的，
你的心像在空氣中，
霧搖落了倦怠，給我們慰安，
倚偎着吧，我的好人兒，現在已是秋天。
倚偎着吧，我的好人兒，秋風像人在潑泣。
在稀疎的草莽中，
木梅疲倦的採擺着手臂，
然而楹樹的枝頭仍是綠的。
倚偎着吧，我的好人兒，倚偎着吧，現在已是秋天。
倚偎着吧，我的好人兒，秋風在激怒的叫喊，像是叱咤我們。
沿着小徑，風在私語着，
在繁茂的草叢中，
尚可聽見山鳩溫柔的羽音。
依偎着吧，我的好人兒，依偎着吧，現在已是秋天。
依偎着吧，我的好人兒，現在是淒涼的秋天，

等待

簡戎

輪貼着地，驕驕地滾過來，又從我的眼前消逝了去。隨着，無數的車輪又接着滾過，消逝。生活原是無休止的跋涉呵！我感到過分的疲倦了。

如同一隻剛離巢的鷹雛，我檢遍我底全身，尚毫無傷疤！但冗長的等待，把希望置諸更渺茫的久遠，已使我困憊難耐。

我曾怎樣地磨礪自己底羽翮，效勇猛的海燕，矯健的山鷹，準備萬里飛翔啊！

感謝我底啟蒙者！他像古之先知一樣，用真理點醒我底愚頑。我纔知道人生的明暗面：人類活着並不全是幸福，大多數是被惡魔底巨手推墮到黑暗的深淵，尚不能自拔；那種生活，幸福之羣——雖然那是極少數——是難於提起的，正如吃着珍饈的人們懶於談到便溺，瘡疥……知道？那是多麼沾污美麗的幸福。

因我看到的只是黑暗的週遭，啟蒙者乃為我指出光明的希望於將來，但那像海面上的孤燈一般，是多麼難於把捉呀！

為冗長的等待，我感覺困憊難耐了。在房間內踱着步，聽着車輪的滾動，那絡繹不絕的嘈雜的聲音，我的跋涉也將開始了。

不委身於冬之手臂裏，
則夏草無由生出；

開着的布拉伊雅花溫和可愛，
在臨終的霧的包圍下，

花開得像青苔一般。

依偎着吧，我的好人兒，依偎着吧，現在已是秋天。

依偎着吧，我的好人兒，依偎着吧，現在已是秋天，

裸體的白楊樹枝顫抖着，

它的葉子尚未凋落，

那金色的衣裳不住的吹拂，

跳舞，跳舞，它的葉子仍然跳舞。

依偎着吧，我的好人兒，依偎着吧，現在已是秋天。

落葉

西夢，來讓我們到落葉的林中步行，

落葉，遮遍了蒼苔，石級，與小徑。

西夢，你愛聽嗎，踏在落葉上的足聲？

落葉的色兒優美，模樣兒幽靜，

落葉是不幸的被投棄於荒徑！

西夢，你愛聽嗎，踏在落葉上的足聲？

黃昏，落葉的樣兒越顯得孤零，

曉風吹散時，發出低弱的嘆聲！

西夢，你愛聽嗎，踏在落葉上的足聲？

緊偎着吧，我們遲早也要同可憐的落葉一樣。

緊偎着吧，夜來了小心風，不要着了涼。

西夢，你愛聽嗎，踏在落葉上的足聲？

寶文齋記南紙局

專售機關
銀行應用
公文紙張
筆墨文具
簿藉帖套
一切用品
俱全價廉

特設鉛石印刷部
承攬大宗印刷

地址天津鍋店街 電話二〇八一

維納絲雜誌

名文藝家五伯龍先生主編

插圖精美工細 ● 編製新穎緊湊
文字幽默雋永 ● 作家新舊兼收

第八期增加家庭，及學校生活，兩欄，關於電影，戲劇，金石，書畫，每期均有專頁，為小型月刊，包羅萬象之讀物，尤稱文藝的寶庫，旅行的良伴，定價每册一角五分，歡迎訂閱，贈品之外，另有折扣，批發代銷，尤為克己，希直接接洽，本外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營業部本市法租界三十三號路仁和里九號電話三〇五一五

天津唯一娛樂場

光明電影院

明星電影院

招待週到 選片嚴格

發揚文化 提倡娛樂

瑞華金店

金銀首飾 成色十足 器皿禮品 式樣新奇 洋鏤工藝 美術精工 美價不昂 貨真價實 隨意退換

地址租界旭街 電話二〇七二

咪咪集

張元賢主編 每冊二角

上海雜誌公司經售
天津北方文化流通社經售

●稿約

- 一 本刊為純文藝性質，歡迎投寄詩歌，小品文的創作及其他關於詩歌小品文之理論文字，批評，介紹翻譯，詩壇導報等。
- 二 本刊性質力求綜合，可能中盡量多刊有關民族呼聲之社會作品，其內容空洞之華美文字絕不登刊，以含有生活實感者尤所歡迎。
- 三 投寄稿件請在稿末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處。發表時之署名聽便。
- 四 來稿以五千字為限。
- 五 投寄稿件概不退還，附足郵票者不在此例。
- 六 來稿刊載後，本社有編入叢書之優先權利。
- 七 來稿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八 來稿刊載後，當由本社酌量以現金，本刊，或海風叢書為酬。
- 八 來稿請寄天津大經路北方文化流通社轉本刊編輯部

介紹詩歌刊物

(北方文化流通社經售)

詩歌雜誌

第二期十一月出版 每冊一角
聯合詩歌出版社

詩歌生活

第三期十一月出版 每冊一角
東京詩歌生活社

詩林雙月刊

第四期已出 每冊一角二
上海詩林社

中國新詩

第四期已出 每冊六分
中國新詩社

小雅詩刊

第三期已出 每冊一角
北平小雅詩社

新詩

第一期已出 每冊兩角五
上海新詩社

詩訊月報

創刊號十二月出版 每冊三分
海風詩歌小品社

廣 告	等級	特等	普通	定 價	每月一冊售國幣一角		
	地位	底里外	正文內		預 定		
	全 面	五十元正	三十元正		冊 數	國內及日本	國 外
	半 面	三十元正	二十元正		全年十二冊	一 元	二 元 二
	長期刊登另有優待辦法				半年六冊	六 角	一 元 四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編輯代表人：

邵冠祥 徐壽雲

張秀亞 羅詩汀

出版者：

海風詩歌小品社

天津 大經路 一三四號

發行者：

北方文化流通社

天津 大經路 昆線路口